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



浙江圖書館

deli

浙9072801129號 No.4230
得力集團有限公司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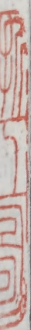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卷六
文
卷六



浙江圖書館



樂城後集卷第四

詩七十首

葺居五首

南堂初一家隔絕歲月久開牆北風入爽氣通戶牖

棟梁未摧折斤斧聊結構非言事輪奐粗及昔人舊

又

庭方正數尋風月所從入百年養毒樹攢芒比刀戟
伐之念生久不伐愁跣足且復為人謀庖椹利朝食

皂角木
宜食椹



竹林失蕃養春筍日瑣細草蔓半縈纏樗櫟互虧蔽
已令具刀鑿梢竢秋霜厲欲成林下飲更種園東地

又

雜花生竹間竹荒花亦瘁移花通在鞭春到兩皆遂
牆東破茅屋排去拔遺址時來拾瓦礫細細畱花地

又

東南皆民居屋敗如齧齒一完城未能綴葺聊且爾
內修晨夜虞外結比隣喜無心本何營生理未免此

再賦葺居三絕

誰將脩竹寄隣家秋斫長竿春食芽旋築高牆護鷄

大稍容嵇阮醉喧譁

短垣疏戶略藏遮翠竹長松夾征斜遊宦歸來四十
載粗成好事一田家

南北高堂本富家百年梁柱半欹斜略教扶起猶堪
住西望吾廬已自奢

歲莫口號二絕

六十來年又七年眼昏頭白意茫然逢人欲說平生
舊少有能知兩世前
兩世相從今幾人回頭強半已埃塵此心點檢終如
一時事無端日日新

館

圖

雪後小酌贈內一首 乙酉正月九日

薄雪爲燈正和風應節來出遊吾已懶小酌意難裁
竹徑泥方滑著畦凍欲開細君憐老病加料作新醅

喜雨一首 三月二十三日

奪官分所耳年來祿又絕天公尚憐人歲貧禾與麥
經冬雪屢下根鬚連地脉庖厨望麩餌甕盎思麩蘖
一春百日旱田作龜板折老農淚欲墮無麥真無食
朱明候纔兆風雷起通夕田中有人至膏潤已逾尺
繼來不違願飽食真可必民生亦何幸天意每相恤
我幸又已多鉏來坐不執同爾樂豐穰異爾若稅役

時聞吏號呼手把縣符赤歲賦行自辦橫歛何時畢

收蜜蜂一首

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尊分房減口未有
處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蜜延客住後人秉艾催
客奔布囊包裹鬧如市空入竹屋新且完小窻出入
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儔侶共入新
宅長子孫今年活計知尚淺蜜蠟未暇分主人明年
少割助和藥慙愧野老知利源

養竹一首

病竹養經年生筍大如母初蕃放出林末蕃任供口

續明倫彙編 卷四
欲求五寸園更聽三年後蕭疎盡椽桷無復堪作帚
吾廬適營葺便可開戶牖秀色到衣冠清風盪塵垢
物生恨失養養至無不厚斧斤日摧割陰陽自難救
閑居翫草木農圃卽師友養人如養竹舉目皆孝秀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

并引

吾家本眉山出廬之多寡與楊子雲等仕宦流落
不復能歸中窺嶺南諸子不能盡從晉之潁川買
田築室賒飢寒之患旣蒙恩比還因而居焉然出
於生理有無之計一付諸子夏五月麥方登場是
往從諸農夫簞瓢銍艾知以爲樂作詩九章澹然

有詩人之思歸而山之爲和之云

麥生置不視麥熟爲一來我懶客亦情田荒誰使開
勤事知有獲直駕獨求回交遊悉吾病門巷多蒼苔

又

我生無定居投老旋求宅未暇棟宇完先問松筠碧
床銳日益銷車轄轉生澁東家雖告貧鬻舌猶未必

又

偶自十年閑非繼七人作早歲漫云云忘大終落落
齒髮已半空頭顱不難度顏曾本吾師終身羨藜藿

又

至人竟安在陶鑄皆糝糠世俗那得知楚楚事冠裳
方醉狂正作吾語未可莊天定能勝人更看熟黃梁

又

平湖近西垣杖履可以遊偶從大夫後不往三經秋
盜中插蒲蓮菱芡亦易求閉門具樽俎父子相獻酬

又

試問西寺僧云何古佛意別無安心法但復麩師餽
外物來無從徃亦無所至佛法見在前我亦從此逝

又

老佛同一源出山便異流少小本好道意在三袖洲

子房見黃石願封小國留終老願人車斷地穀為呂夏

子房見黃石願封小國晉終老預人事斷穀爲呂憂

又

蒼然澗下松不願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牽挽千牛力
斲成華屋柱加以綴衣飾人心喜相賀松心終自惜

又

汲汲陷有爲昏昏墮無記湛然古井水心在獨無意
讀書非求解食粟如自遂幸有三男子力田奉租稅

雨病一首

晴送麥入倉雨催穀含穗共怪天公仁曲盡老農意
誰爲三日霖下漉一丈地百谷爭奔流通川不可厲

夜聞屋山落晝說城闌閑老羸知柰何脾病尤所畏
而宵得暴下亭午卧忘起良醫過我言勿藥行自喜
損食存谷神收心辟邪氣兀然槁木居油爾元和至
天唯不窮人人則昧其理學道二十年愧爾良醫賜

施崇寧寺馬一首

并引

予自龍川還潁川安於閑放不畜車馬僧悟緣自
成都來爲予致一滇馬甚駿日聞公歸自南方家
無良駟此可以備登山之乘予愧其意不能却也
然馬入吾廊輒苦多病意其非吾物也西鄰道僧
和禪席之盛鄉閭之所奔走乃祝之曰俾爾爲和

馬歸依佛法乘病或已乎因爲詩以示和

南歸閉門萬事了病卧常多起常少未用田間下
澤車何須櫪上追風驃鄉人記我少年日滇馬爲
致風前鳥三年伏櫪人共怪馬不能古心可曉坐
馳千里氣蟠結日食生芻空自笑主人自是箕顛
人誰復爲送洮岷道支公惠眼識神駿山下泉其
足芳草法流一洗百病消翹足長鳴且忘老

南堂新斃花壇二首

亂竹侵紅藥病花羞晚春移根近談笑得土長精神
榮悴非由爾芬芳止爲人庭西并泉好汲灌每躬親

又

老木不恐伐橫去聲枝宜少除根莖漸有託兩露稍分

餘生意初無損開花終自如它年諸草木就此幽后

夢中謝和老惠茶一首

西鄰禪師憐我老北苑新茶惠初到晨興已覺三嗅
多午枕初便一杯少七椀前嘗病未能兩腋風生空
自笑定中直往蓬萊山盧老未應知此妙

新霜一首

浙

敗簷疏戶秋寒早老人脚冷先知曉濃霜滿地作微
雪落葉投空似飛鳥新春未覺廩庾空宿逋暗奪衾

凋少旱田首種求言入敢信來年真食麩

戲作家釀二首

方暑儲麴蘖及秋春秣稻井泉汲桐栢火候問隣媪
唧唧鳴甕盎噉匕化梨棗一撥欣已熟急籩爌不早
病色變溼丹羸軀驚醉倒子雲多交遊好事時相造
嗣宗尚出仕兵厨可常到嗟我老杜門奈此生平好未
出禁酒國耻爲甕間盜一醉汁滓空入腹誰復告俗

有入腹無
賊之語

又

我飲半合耳晨興不可無千錢買一斗衆口分須更

月俸本有助法許吏未俞愍愍坐相眎饑涎落盤盂
頽渥舊乏水粳糯貴如珠今年利陂塌碓聲喧里閭
典衣易鍾釜入壅坐醍醐歡欣走童孺左右陳肴蔬
細酌奉翁媪餘潤霑庖厨詰朝日南至相戒留全壺
一家有喜色經冬可無沽莫怪杜拾遺斗水寬憂虞

冬至雪一首

早又愆不死連陰未成雪微陽凡地來顛風三日發
父老竊相語號令風爲節講武罷冬夫畿甸休保甲
纍囚出死地冗官去煩雜手詔可人心吾君信明哲
風頻雪猶吝來歲恐無麥天公聽一言惟幸早誅愆

歲莫二首

嶺南萬里歸來客，穎上六年多病身。未死誰言猶有命，長閑豈復更充人。眼看世事知難了，手注遺編近一新。點檢平生無幾恨，濁醪初熟正逢春。

又

文章習氣消未盡，般若初心老漸明。粗有春秋傳舊學，終憑止觀定無生。維摩晚亦諧生事，彌勒初猶重世名。鬢髮來年應更白，莫留塵滓溷澄清。

春後望雪一首

秋雨僅熟禾，冬雪不拚塊。溫風搜麥根，天意欲爲害。

老濃強推測妄謂春當改三陽已換節六出尚茫昧
朝春扶桑暎夜聽土壤噫倉場久空竭榆棗方伐賣
丁夫病風熱孺子作瘡疥無知此何幸得罪彼有在
造物伊誰憎亦復自無奈慎勿翻雪海凍餒無疆界

除夜一首

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俛仰定何爲萬事如轉轂
禪心澹不起非人自歌哭芸芸初莫禦勢盡行將復
學道道可成無心心每足守歲聽兒曹自笑未免俗

喜雨一首

歷時書不雨此法存春我請誅旱魃天公信聞不魃

夫出未門油雲累果嵩丘蒙蒙三日雨入上如膏

夫出末門油雲裹嵩丘濛濛三日雨入上如膏流二
麥返生意百草萌芽抽農夫但相賀漫不知其由
來有巢冗遺卵遍九州一婦不能盡餘孽未遽休安
得風雨師速遣雷霆搜衆魃誠已去秋成儻無憂

甲子日雨一首

一冬無雪麥方病細雨迎春歲有望愁見積陰連申
子復令父老念耕桑瘦田未足終年計濁酒誰供清
且嘗賴有真人不飢渴閉門却掃但焚香

新火一首

百口共一竈終年事烹煎力耕飼飢饒竈爨火亦煩

昨日一百五老穉俱食寒呼童戛枯竹粲然吐青煙
適從何方來熒熒百家傳性火出真空應量曾無邊
老病何所求石餅煮寒泉歛爲一夫用無心固當然

次韻和人詠醑醑一首

蜀中醑醑生如積開落春風山寂寂已憐正發香
曉猶愛未開光的醑半垂野水弱如墜直上長松勇
無敵風中娜娜應數丈月下煌煌真一色故園聞道
開愈繁老人自恨歸無日百花已過春欲莫燕坐繩
床空歎息朝來滿把得幽香按頭亂挿銅餅濕一番
花藥轉頭空誰能往問天台拾

花藥轉頭空誰能往問天台拾

閑居五詠

杜門

可憐杜門久不覺杜門非
牀銳日日銷髀肉年年肥
眼暗書罷讀肺病酒亦稀
經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
眎聽了不昧色聲久已微
終然渾為一誰言我無歸

坐忘



少年嘗病肺納息肺自歛
靈液洗昏煩百藥無此驗
爾來觀坐忘一語頓非漸
道妙有至力端能破諸暗
跏趺百無營純白乃受染
至人不妄言此說豈吾僭

讀書

習氣不易除書魔閑即至圖史紛滿前展卷輒忘睡
古今浩無垠得失同一軌前人已不悟今人復如此
愍然嫠婦憂嗟哉肉食鄙掩卷勿重陳慟哭傷人氣

買宅

書

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爲言東家欲遷去餘積尚可捐
一費豈不病百口儻獲安田家伐榆棗賦役輸緡錢
長大可雙棟瑣細堪尺椽生理付兒曹老幸食耳眠

移竹一首

浙

前年買南園本爲一畝竹稍去千百竿欲廣西南屋
本心初不爾百口居未足黽儉斤斧餘慙愧琅玕綠

東園有餘地補種何年復凜凜歲寒安餘水非此簇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迺聯騎往觀歸報未

開戲作一首

館

漢廟名園甲穎昌洛川珍品重姚黃兩餘往看初疑
晚春盡方開自不忙爭占一時人意速養成千葉化
工長老人終歲關門坐花落花開已兩忘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詩
俊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一首

已矣石室老奄然三十年遺孫生不識妙理定誰傳
孔伋仍聞道賈嘉終象資文章猶細事風節記高堅

春深三首

郊原紅綠變青陰，閉戶不知春已深。
 稍喜荒畦添野蕨，坐看新竹補疎林。
 簾中飛絮縈殘夢，窻外啼鶯伴獨吟。
 欲聽楞嚴終懶出，道人知我粗無心。
僧住堯時講楞嚴

小園松竹有清陰，懶病從茲日益深。
 醉客滿堂慙北海，野僧同社憶東林。
 逢人問道空長嘯，久客思歸尚越吟。
 三十年前誦圓覺，年來雖老解安心。

又

浙

偶有茅簷漢水陰，
漢水自五湖德水亭不瓜派近 依
 城市淺非深，幽居每自比陳寔。
 古學何人貴社林，隣

父時來培小欵兒曹頗解讀微公下前年謹了春水事

城市淺非深幽居每自比陳寔古學何人貴社林隣

父時來陪小飲兒曹頗解續微吟前年僅了春秋傳
後有仁人知我心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一首

茅簷有佳客蕭蕭清風興吾孫成均來左右良朋為

憐衆兄弟將冠未有稱條枚失燠燎中林化薪蒸老

夫方苦貧不辦酒如澠夏田已失麥種豆喜多蠅俗

多蠅為豆熟之祥何以待君子簞瓢容一升君來豈非誤門

庭冷如冰

再次前韻示元老一首

豪桀多自悟不待文王興四方有餘師十室豈無朋

我老不知時，早歲誰誤稱歸來。理茅屋對客食，黎蒸
遇渴即飲水，何嘗問淄澠。冠裳強包裹，毀譽如飛蠅。
植根久已爾，茗頰日自升。忘我亦忘法，無冰知消冰。

築室示三子一首

書

宅舍元依畢竟空，小乘慣住草庵中。一生滯念餘妻
子，百口僑居怯雨風。松竹已栽猶稍稍，棟梁未具勿
怱怱。三道院吾真足餘，問兒曹莫問翁。

開窓一首

浙

綠竹琅玕色，紅葵旌節花。開窓風細細，窺戶月斜斜。
活計無多子，文章自一家。一牀方病卧，隨意上三車。

遜往泉城穫麥一首

少年食稻不食粟老居潁川稻不足人言小麥勝西
川雪花落磨煮成玉冷淘槐葉水上齒湯麩羊羹火
入腹五年隨俗粗得飽晨朝稻米纔供粥兒曹知我
老且饒蠲熟泉城正三伏田家有信呼郎來亭午驅
牛汗如浴吾兒生來讀書史不慣田間爭斗斛今年
久旱麥粒細及半罷休饒老宿歸來爛熳煞蒼耳來
歲木知還爾熟自口且畱終歲儲貧交強半倉無穀

送元老西歸

晝錦西歸及早秋十年太學爲親留讀詩俛就當年

說答策甘從下第收莫嫌簿領妨為學從此文章始

自由家有吏師遺躅在當令耆舊識風流伯父仕宦四十年當

時號為吏師

蜀人舊食決明花耳穎川夏秋少菜崇寧老僧

教人并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父為老言之戲

作一首

飲蔬舊採決明花三嗅馨香每嘆嗟西寺衲僧并食

葉因君說與故人家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還家卜築初無地隨分經營似有時多斫脩篁終未

忍略存古栢更無無疑畫圖且作百間計八室西應三

還家卜築初無地隨分經營似有時多所脩篁終未

忍略存古栢更無疑畫圖且作百間計入室猶應二
歲期得到安居真老矣一生歌笑任於斯
舊廬近已借諸子新宅分耳臨老時萬里松楸終獨
徃四方兄弟亦何疑竹間踈戶幽人到林上長松野
鶴期已覺高軒慙衛賜可怜黃犬哭秦斯
積因得果通三世臨老長閑自一時又爾觀心終未
悟偶然見道了無疑南遷北返吾何病片瓦尺椽天
與期自斷此生今已矣世間何物更如斯

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

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獨到希我讀君詩笑無

語恍然重見儲光羲

秋社分題

天公閔貧病雨止得豐穰
南畝傷功作東家住酒香
分均思孺子歸遺笑東方
肯勤拾遺住休嫌父老狂

釀重陽酒

風前隔年麴甕釀重陽
酒適從臺無餽飲啜不濡口
秋嘗口已迫收拾煩主婦
仰空露成霜寒庭菊將秀
金微火猶壯未可多覆蔀
唧唧候鳴聲涓涓報初溜
輕巾漉糟脚寒泉養壘缶
誰來供嘉節但約鄰人父
生理正艱難一醉陶衰朽
它年或豐餘此味恐無有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風雨來無定泥塗日向深
直埋今夜月直失衆人心
雲外天衢淨人間濁霧侵
幽人久不寐起坐夜愔
卷衣換斗酒欲飲月明中
坐看浮雲合遙憐四海同
旧說中秋月晴四海同之
清光知未泯來歲尚無窮
且盡樽中淥高眠聽風雨

予昔在京師畫工常若拙為予寫真今十三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葉縣楊生畫不減韜復令作之以記其變偶作一首

白髮蒼顏日日新
丹青猶是舊來身
百年迅速何曾

住方寸空虛老更真一幅蕭條寄衰朽異時髮髯見
精神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

九日獨酌三首

府縣嫌吾舊黨人鄉鄰畏我昔黃門終年閉戶已三
歲九日無人共一樽白酒近今沽野店黃花旋遣折
籬根老妻也說無生話酌油然對子孫

故國忘歸懶問人新君斫竹旋開門菊生牆下不知
節酒滴床頭初滿樽漲水驟來真有浪淨雲卷自去
無根凡心漫作穎濱傳留與它年好事孫

于昔交遊今幾人後生誰復款吾門茅簷適性輕華

屋黍酒忘形敵上尊東園旋移花百本西軒恨斫竹

平昔交遊今幾人後生誰復款吾門茅簷適性輕華

屋黍酒忘形敵上尊東圃旋移花百本西軒恨斫竹

千根舍南賴有凌雲栢父老經過說二孫古栢孫何僅所種

泉城田舍一首

官

泉城欲治麥禾困五畝鄰家肯見分莫問三吳朱處
士似勝吾鄉楊子雲陰晴卒歲關憂喜豐約終身看
逸勤家世本來耕且養諸孫不用耻鋤耘

浙江

藥城後集卷第四

藥城後集

卷四

十六

浙江圖書館

此館之設也
 必經審計不來
 士知...
 泉...
 十...
 聖...

欒城後集卷第五

雜文一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一館首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
沉水香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為予壽乃和而復
之其詞曰

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鑿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
漠然靜一六為之媒聘以一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
光寵所眩憂患所迫少壯一往齒搖髮脫失足隕墜
南海之比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得失

色聲橫驚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爾誰賊收眎內觀
燕坐終日維海彼岸香木爰沮山高谷深百圍千尺
風雨摧斃塗潦齧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骼嶢然孤峯
秀出巖穴如石斯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鉢香蓋通國
王公所售不顧金帛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養
蘭茝棄擲越人髡裸章甫奚適東坡調我寧下我息
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在定雷鼓皆隔豈不自保
而佛是斥妄真雖二本實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慄
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中有真非二非一無明所屢
則真如蜜舌之至人衣草飯麥人天來供金玉山積

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虚心而已何廢實腹弱志而已
何廢強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釋
求與東坡俱證道術

和子瞻歸去來詞一首

昔予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
篇要予同作時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
既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
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
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
遺意焉耳

歸去來兮歸自南荒又安歸鴻萊時而往來曾奚喜
而奚悲曩所惡之莫逃今雖歡其足追蹈天運之自
然意造物而良非蓋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
所賴之無幾則雖喪其亦微吾駕非良吾行弗奔心
游無垠足不及門視之若窳挹焉則存俯仰衡茅亦
有一樽旣飯稻與食肉撫篋瓢而愧顏感烏鵲之夜
飛樹三遠而未安有父兄之遺書命却掃而閉關知
物化之如幻蓋捨物而內觀氣有習而未忘痛斯人
之不還將築室乎西廡堂已具而無栢歸去來兮世
無斯人誰與游龜自閉於床下息眇絲乎無求閱歲

月而不移或有爲予深愛解刀劍以買牛拔蕭艾人

月而不移或有爲予深愛解刀劍以買牛拔蕭艾以
爲疇蓬累而行捐車捨舟徇棲棲於圖史或以佞而
疑立散衆說之糾紛忽冰漬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
取已多其罷休已矣乎斯人不巧惟知時時不我知
誰爲晉歲云往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向可期
相夕廩之億秭知春壟之耘耔眎白首之章叡信稚
子之書詩若妍醜之已然豈復臨鏡而自疑

潁州擇勝亭詩一首

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卽設不常其處名
之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

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于丘既成不化
窘若繫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
前炊釜罄後鑿匱澁晝設豆觴夕張衾稠出入濤瀾
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去留
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貊之民駕車以游外纏毳常
內鞞貂馳美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兔鹿聚爬薪樵
食肉飲水雨雪相咻草盡水乾風捲雲收所至成羣
不懷一畝今我奈何橫自綢繆翼為華堂湧為層樓
繚以修垣貫以滄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
徙去莫由矧茲士夫况焉周流如鷺巢春知不期秋

徒去莫由矧茲士夫况焉周流如鷺巢春知不期秋
脩椽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
寒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
山磬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頽尾甚清
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
民曰公來庶幾無愁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一首

丁丑十月海道風雨儻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
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

雲跨南溟南北一兩瞻望豈遙隔
弄斯阻夢往從之
引手相撫笑言未半捨我不佇晚稻欲登白露宵濠

人飲嘉平漿酒如江雷人以十月臘祭凡三日飲酒作樂我獨何爲觀
成于窓此心了然來無所從欣然而笑是無枯榮手
足相依所鍾則情情忘意消神凝不征可以安身可
以長生跋扈飛揚誰匪南柯運歷相尋憂喜雜和我
游其外所享則多削迹拔木其如予何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一首

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儂耳之不耕子苦海
康農亦甚愴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鮓
蟹鰕故蔬果不毓冬溫不雪衣彼吉貝故藝麻而
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紉布帛仰于四方之負販工

不續生蠶而不織羅紉布帛仰于四方之負販工
習於黼朴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
手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
篇以苦其窮庶或有勸焉

我遷海康實編千民少而躬耕老役其真柴流得坎
不問所因慰以所知施及斯人我行四方稻麥黍稷
果蔬蒲荷百種咸植糞溉耘耔乃後有穡爾獨何爲
開口而食掇拾于州搜捕于陸俯鞠婦于仰薦招穰
閩乘其媮載來逐逐計無百年謀止信宿我歸無時
視汝長久孰爲沮溺風雨相耦築室東臯取足南畝
后稷爲烈夫豈一手斷木陶土器則不匱績麻繅璽

衣則可冀樂餌共前病安得至坐而告窮相視徒愧
莫爲之先冥不謂鄙一夫前行百夫具履以爲不信
出視同軌期爾十年風變而美

沐老圖贊一首

書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迫然若遺其形夫子與回
見之而驚人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它哉夫人皆
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則全四支百
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温
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温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
之而况吾身乎温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

之而况吾身乎温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
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香城順長老真贊一首

長老順公昔居圓邇從先子游數日耳頃予謫高
安特以先契訪予再三予嘗問道於公以搐鼻爲
荅予即以偈謝之曰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
別鉗鎚公領之紹聖元年予再謫高安而公化去
已愈年矣其門人以遺像示予焚香稽首而贊之
曰

與訥皆行與璉皆處於南得法爲南長子成就緇白
可名爲老慈愍黑闇可名爲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

訪我高安示搖鼻語再來不見作佛縑素向也無來
今亦奚去

自寫真贊一首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悞入廊廟遠居里閭秋稼登場
社酒盈壺頽然一醉終日如愚

六祖卓錫泉銘一首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
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
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

祖師無心 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

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
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列衆渴得飲
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
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灌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
肩不病負匏勺瓦盃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詐我
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代李樵卧帳頌一首 江

子瞻在黃日以卧帳遺李樵以頌問曰問李儼老
何心居此愛護鐵牛障闌佛子樵不能答紹聖二
年九月訪予高安戲代答之

續集後集 卷五
鐵牛正卧佛子正渴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爲我害爾
是地獄業安卧此間我爾休歇茲大寶帳爲降魔設

夢齋頌一首

曇秀上人遊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
所至居室爲作頌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
生非實中以寐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
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
寤寐無非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抱一頌一首

道士朱元經舊居光州彭城曹九章寅甫少年過

抱一頌一首
道士朱元經舊居光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過
光元經謁之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
元經曰君後自當知之後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
見元經元經知黃白術演甫每問之元經不答曰
有抱一法君不問我問此何用演甫在尤而元經
蛻去演甫爲治後事此元經昔見演甫之意也崇
寧甲申歲予閑居潁川演甫之子煥爲我道此因
采道書中語作抱一頌此非獨道家事乃瞿曇正
法也

真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予若念一

一亦念子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
飢而念一一與子糧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
一與子裳病而念一一與子方鬪而念一一與子兵
念一之至至於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為一與一為一
人火不然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江 浙

樂城後集卷第五

樂城後集卷第六

孟子解二十四章

孟少依此解後失其本近得之故錄於此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為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為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為利也惟不為利故利存小人以為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為囿而不害於民

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
蕘雉兔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
爲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也
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刑貴賤
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
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
而爲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
天者也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

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也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
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
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
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
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所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
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
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
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為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
以為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

無他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子思
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
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收浩然
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
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
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
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
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鬪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
方其鬪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

之可畏也然而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打於

方其闢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

之可畏也然而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而有進而爲勇有退而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氣血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一則動氣七

一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爲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爲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

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
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
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
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
欲爲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強爲之則其
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
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難然

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

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至先信力不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盛以克體體克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強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不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

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
之北宮黝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兩也孟施舍之養
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
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
舍之守約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
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
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
受之以為可為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翬然為之
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
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

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

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
氣不能充體之謂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行於
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强而行之則勞苦
而失其真放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
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
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強之而求其正助之
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
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
強是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
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
孟子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
火而喜以爲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
爲萬物莫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爲不可失矣誠得
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也彼其爲是險詖之辭者必
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爲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
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爲是邪辟之辭者必有以附之
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離未
有不服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

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已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審操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矣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已復禮爲仁一曰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爲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爲仁而仁不可勝用矣此仁者如射之謂也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

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
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
氏之法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
必始於粗終於精篆之不若隸也簡策之不若紙也
車之不若騎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
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
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泥塗者寘之於陸
而安矢目陸而後有藁秸自藁秸而後有莞篋捨其
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
及其旣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爲世

及其既真而後知真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爲世之所安也聖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真也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其爲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爲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爲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

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纪之果汚也而不食於
毋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毋則不食以妻則
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
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爲可克也爲可繼也然後行有
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于國門之外而餽
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
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何也曰
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克類至義之盡也君子
克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
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

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

無所答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螭而後克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已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為本大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

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謂

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

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

以利爲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
爲性何也孟子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
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
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
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耻之心矣有辭讓之心
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
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耻之心
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

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爲清冷

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
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爲清冷
之淵或以爲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
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
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
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
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諭智以
力諭聖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嘗至無不

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
焉故有不可得而充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
而又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
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
中非尔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爲一中矣
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
子曰孔子從而祭臠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
反也孔子之去魯爲女樂之故也去於臠肉之不至
爲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

為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

君之罪也是入者未知其孰為主也均出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過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

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
火能上能焚者為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
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哉孔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
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為善桀以為惡是謂
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
非性也

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
為父而有卅朱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君而有
微子啓王子比干安在其為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

君之無非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
以免我，是以去於膳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
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
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
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正而不必信
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
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
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大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
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

壽則爲之夭則廢之夭壽非人所爲也而真力焉是
命有所未立也修身於此知夭壽之無可爲也而命
立於彼矣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可謂也天之所以受我
者盡於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
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爲順也
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爲命巖牆
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
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
也

人之爲不善也皆有愧耻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

人之爲不善也皆有愧耻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
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
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孟子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臯陶則執之
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爲此野人之言非君子
之論也舜之親事烝乚乚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
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
人而不免於死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乚色者所強
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強之孟子以是爲天性也

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爲不速退矣是不
然勉強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怠厭之則
其退也必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
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
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人莫大焉上親戚若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烏
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
也能居於於陵食於辟纁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
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

之有也孟子之爲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
之有也孟子之爲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
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
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爲異君子之所恃以
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
所知也

孟子曰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心
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充之則未可以
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
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樂城後集卷第六

浙江圖書館

欒城後集卷第七

歷代論一 并引

予少而力學先君子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爲議論之要以爲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爲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旣壯而仕仕宦之餘未嘗廢書爲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爲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居頰川身世相忘

俛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踈矣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己輒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堯舜第一

堯之世澤水爲害以意言之堯之爲國當日夜不
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爲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
農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
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舜父頑母嚚
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堯以爲然而用之君

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爲然而用之君

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澤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未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凶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隣國富強之利終

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為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三宗第二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
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
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
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
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
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
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
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

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

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十六年或四十二年者無以大相過

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
帝唐玄宗皆以踰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不能
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
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
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
而害民久矜已自聖輕蔑天下至於失國冗矣古之
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
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
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
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

末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周公第三

書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甲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郡相

距皆百里千里之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者

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郡

距皆百里千里於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

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
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
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
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
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
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
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
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
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

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
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
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
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
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
而井出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
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
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
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
也楚蔣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

爲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爲小
頃町杜預以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與井田溝
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
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旣不可信則凡周禮之
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
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
此遷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伯第四

五伯桓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
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

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

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

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
侯凌虐邪鄆之君爭鄆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
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
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鄆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
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
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
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
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
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
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爲王亦爲

之而尚何以爲伯乎於乎此一君者皆賢君也兵一

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爲王亦爲
之而尚何以爲伯乎於乎此一君者皆賢君也兵一
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管仲第五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
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
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
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爲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
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爲身後之計知諸
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它
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

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
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况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
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
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
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
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
二子三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閑
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
陶不仁者遠矣陽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
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

樂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
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
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知瑩趙武第六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
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爲盟主二百
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
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
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
侯之爲難耳文分之後前有知瑩後有趙武皆能不

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
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
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失惟知瑩爲
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
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瑩不用
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
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大于宋以求弭
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
甲將以襲武也與叔向謀之叔向日以信召人而以
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

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

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
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
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
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
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爲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
諸侯而楚求先之苦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
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之忍也近
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
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
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

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漢高帝第七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扭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儋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爲楚

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火

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火
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禍小不削反遲而
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
不削凜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
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
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
其爲害亟矣鼉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
其陷穽特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
所以備吳也於乎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吏
夫制之其不爲鼉錯者鮮矣

漢景帝第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
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
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
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
也以劾奏之恨斤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允
雍之怨困迫至死黷錯始與帝謀削諸侯諸衆用之
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
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
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

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旣北而秦國內
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
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
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
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
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
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冬矣誠
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
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
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

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漢文帝第八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

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

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

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

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

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一十年濞亦

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

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

毋第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毋

母第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皆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若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樂城後集卷第七

新取此西... 樂命館... 乘也... 乘御天下... 剛強...

書

圖

又無... 而... 餘... 皆... 不... 及... 異... 地... 而... 世... 景... 帝...

孫... 亦... 度... 少... 孫... 計... 日... 交... 罪... 少... 然... 則... 知... 平... 國... 蔡... 封... 魏... 晉...

江

斯... 誰... 實... 善... 休... 歸... 不... 知... 其... 恭... 公... 好... 江... 春... 好... 多... 志... 越... 氏... 無...

而... 謝... 彭... 蕃... 世... 至... 公... 此... 其... 浙... 以... 謝... 金... 良... 利... 因... 其... 文... 而...

夫... 更... 運... 謝... 文... 孫... 之... 其... 州... 昔... 百... 父... 子... 只... 采... 多... 鄉... 謝... 聖...

每... 策... 每... 翻... 而... 始... 之... 難... 終... 其... 誠... 願... 王... 王... 第... 六... 天... 山... 以... 世...

樂城後集卷第八

歷代論二

漢武帝第十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
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
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
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
亂矣漢武帝卽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
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
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徃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

力不能改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徃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賈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

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

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
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
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
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
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戡豈非首禍致罪天
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第十一

江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滕
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
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

漢書卷之六十一

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
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
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
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
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
昭帝享國十三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
成王者亦遠矣夭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
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
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
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

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
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
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
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
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
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朝
信惟一霍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其
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
之通經術識義理老光不識也其後雖聞父陰不雨
之言而實夏侯勝感蒯瞶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
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

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
嘗更事而獲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
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
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
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
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
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
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誰欲有言不可及矣語
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心知道
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

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
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
此霍光之過也

漢哀帝第十二

漢哀帝自諸侯爲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
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卽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
庶幾於治旣而傳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
下心帝復寵任佞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
貶損王氏而身旣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
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

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
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
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
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既至使尚書
劾免賢上郎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
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
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
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
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亡
國之憂成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

楚之變亞夫爲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

楚之變亞夫爲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
今王氏之亂與呂氏士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
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館

漢光武上第十三

書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
若已平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有
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
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
西破強秦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旣平政事
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

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
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
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筭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
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爲敵必有不能辦者
及旣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
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爲賢政事察察下不
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已者斥非讖者兼專以一身
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
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
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

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漢光武下第十四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為悟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月舍儲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

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
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
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
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仕無一人
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
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
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
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
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
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

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
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
誅閻顯立順帝功出于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
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
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
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
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
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
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
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
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

哉

隗囂第十五

智者爲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爲害也
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桀歸之形政修舉兵甲
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
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
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衆束手稱臣違方望
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
政修民附貧士滿朝羣盜卜去六七而囂臣旣往之
禍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

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
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
國蓋不足恠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
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
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
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
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
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
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
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

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徃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鄧禹第十六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將諸豪桀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

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卷上以

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
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枸邑光武聞之敕
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盤栢不進明年亦眉西走
扶風禹方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
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
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爲失計吾以爲不
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爲得逮其自敗西走扶
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
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此
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

續坡後集 卷八
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
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
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
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灑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
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
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第十七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
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

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爲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爲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爲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

其資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
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
更大變固守前議遲也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
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陳蕃第十八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也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成是故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
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
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
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

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
均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恐欺天今道路訥訥皆言侯
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
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
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
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
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
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邪蕃一朝老臣名
重天下而猖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
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貧哉

元卷八

十一

樂城後集卷第八

浙江圖書館

樂城後集卷第九

欒城後集卷第九

歷代論三

荀彧第十九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筭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

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
之志徐而埃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
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
不忍數年之項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
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第二十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
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
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
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

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
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
已三世矣國嶮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
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
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
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
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
吳吳旣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蹙矣
借乎謀之不善荊州旣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
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旣降張魯下漢中

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馮嶮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亶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壯子范文子韜獻子謂武子曰

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今也

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
已又怒楚帥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
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
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
之矣

賈詡下第二十一



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
可君子不為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
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
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

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嶮守要汎江湖皆難卒
 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上
 竊料羣臣無權備對雖以大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
 也帝不能用遂興陵江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
 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末暇慮兵敗勢屈
 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取言謝
 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符堅擁百萬之衆耻
 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欲晉之無釁謝安乘
 符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
 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

人者皆耻不若休於外之患也

劉玄德第一十二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張於荊州吳乘其散羽以敗死先主欲為羽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君臣之分締友相親與魏為敵則報讎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為失所先後矣先主文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讎魏之重俛而從之義無不可也

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
不慮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
之遺忿則未為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
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
伐吳為失計矣哉

孫仲謀第二十三

圖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虛用其
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
霍光也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權酷與民休息而天下
復安九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蜀也

先生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

復安九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也
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
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雖後主之不明而
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
魏具遠甚吳大帝方其蜀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
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衆
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
於外旣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旣以喪
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
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
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

續坡後集 卷九
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晉宣帝第二十四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
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
之後內潰外畔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
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
許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
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
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

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
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
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
之形未見天下未畔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
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
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
桑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
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
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
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

異議者以仲達疑光孰爲得之邪然光猶不足道蜀
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
其不才君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
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
異志一搔手而定矣然外乎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
立勞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
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
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
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
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爲國必

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晉武帝第二十五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

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且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在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吞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爲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事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姦雄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

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惠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川舉社稷齊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後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䟽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

續城後集 卷九

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
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木子毋弟秦軋都
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
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
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
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
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
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
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
不審矣

羊祜第二十六

羊祜第二十六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
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
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日不可
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
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
寵諸大夫富而陵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
所自生也旣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旣
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
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

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
句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
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
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
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
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
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爲未可取
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
之祜馭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
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

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實
充苟勗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
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
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
數此則滅吳之所徂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
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
於安樂祐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祐何罪焉
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使祐不爲滅吳之計孫皓
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成越也吳計不亡則

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消愈
於吳滅而晉亂乎祐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訃護諸將
祐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
祐此言蓋亦憂在乎吳矣憂在乎吳而勇於滅吳其
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第二十七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形三也易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形皆器也
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
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

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
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
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
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
無方面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
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
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
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
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

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以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卿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號法術而天下貴名刑魏文始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藉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理法之成其姦也故蔑弃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不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

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貧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
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喪期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
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小為南北南方簡
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拔葉至唐始以義疏通
南北之異雖未開聖人之大道而刑器之說備矣上
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
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
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
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
者內則纔諛以求進外則聚歛以求售廢端良聚苟

合杜忠言之門關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
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揚墨塞路而莫
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樂城後集卷第九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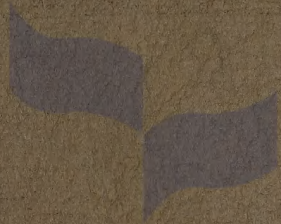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31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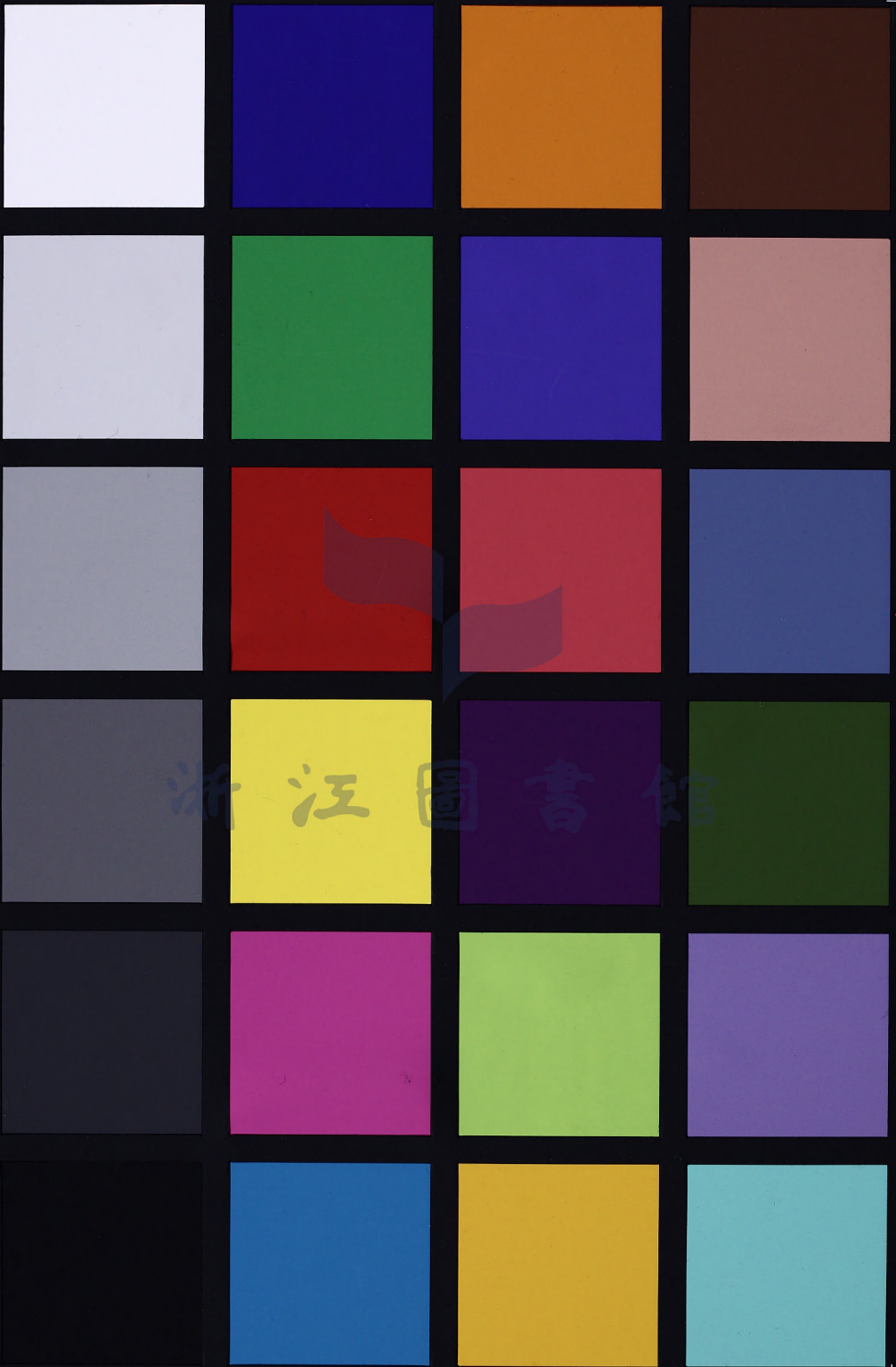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30mm

